

劳动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路遥与《平凡的世界》

编者：郑子龙

（一）创作情况

他在新中国文学的天幕上，犹如一颗流星。在短暂写作生涯里，给中国文坛留下了一道难以磨灭的辉煌。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作家路遥的精彩人生。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天早了着火了，地下的青苗晒干了。”

2015年首播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在陕北民歌“祈雨调”中拉开序幕，嘹亮的一嗓，仿佛一阵黄土迎面而来。

我们听到路遥当年自己的声音，这是小说《平凡的世界》开头描写的地方。陕北高原的延川县城，一条普普通通的石板街道，留下路遥童年，少年的足迹。

这里很贫穷，也默默无闻。而那个清涧县，石咀驿镇并不起眼的小山村，王家堡也不例外。

1949年12月2日，贫苦农民的儿子路遥就出生在这破旧的窑洞里。一个普通的生命，在平凡的世界里有着怎样不平凡的人生呢？路遥姊妹八个，一个比一个大一岁，家里实在没办法养活，为了有口饭吃，七岁那年，父亲不得不把长子路遥过继给延川的大伯。路遥用文字，把这段年少时光描述得细密而痛苦：童年对我来说不堪回首，那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早晨，我和父亲一路上要饭吃，到伯父家，我知道父亲是要把我扔在这里，但我假装不知道。那天他跟我说，他要上集去，下午就回来。我躲在村里一棵老树后，眼看着父亲踏着濛濛的晨雾，夹着包袱，像个小偷似的，从村子里溜出来，过了大河，上了公路，走了。

路遥觉得父母把他出卖了，心灵的创伤，刺激着他的后半生。

“我要活下去，别指望靠别人，一切得靠自己，我平静接受了这个冷酷的现实。我独立地做人，从这里开始。”

事实上，伯父家也很贫穷，但在伯母的支持下，没有正式名字的路遥去延川县马家店小学读书。上了一年级，老师给他起名王卫国，含保家卫国之意。路遥笃定，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无论怎样艰难，也不能放弃。当路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延川中学，全村人尽管都饿得浮肿，但仍然拿出自己救命的粮食，分出一升半碗塞到他的衣袋里。路遥忍不住放开声哭了。

“我猛然间深切地懂得了，正是靠着这种伟大的友爱，生活在如此贫瘠土地上的人们，才一代一代延绵到了现在。”

上了中学，伯母靠要饭供路遥读书。饥饿像无数爪子在揪扯着五脏六腑，有时饿得实在不行了，路遥就去远郊的土地上，疯狂地寻觅着，刨挖着。野菜，草根，一切嚼起来不苦的东西，统统往肚子里咽。

在这样苦难的日子里，路遥从没有怨气，委屈，依然很乐观。一有时间，他就看《水浒传》《红楼梦》《创业史》等小说，在精神的世界里，寻找着无穷无尽的乐趣。

1966年7月，路遥中学毕业，上任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与一位容貌异常姣好的北京知青林红相爱，并把县上给他去铜川县当工人的指标，让给心上人林红。

幸福来敲门，好日子唾手可得。

但厄运却不请自来，相伴而行。他被县革委会宣布撤职并隔离审查，同一天也收到林红的断交信。路遥痛不欲生，自杀未遂，只有回到故乡，当了小学民办教师，并开始早期的诗歌创作。

有一次，路遥拿着诗稿《车过南京桥》让诗人闻频看。闻频看完，就觉得眼前这位穿着烂棉袄，腰里系根麻绳，话很少的年轻人很有才气。

“纓依红，你的笔名？那你能不能再考虑个？”

“噢！”

路遥稍作考虑，把名字一拉，写了路遥。这首署名路遥的诗歌在地方杂志上发表，这个笔名，开始正式使用。路遥不分时间地点地创作，这些作品，是在干涸的精神土地上，长出的几颗稀有的绿草，让路遥在创作的茫茫沙漠里看到希望。

1973年9月7日，这位贫苦农民的儿子，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踏进延安大学的校门，真正改变了

他的人生方向。他下定决心，走文学这条路，当大作家。为此，他付出常人难以想像的代价。大学宿舍床上，堆满伟大文学巨匠的作品，他自己不但刻苦钻研世界名著，还引导其他同学阅读。晚上，为了不干扰其他同学的休息，关了灯，用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经常看到第二天凌晨。大学期间，他一年写五十多篇文学作品，在陕西省文艺刊物上发表。

1973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对路遥的创作给予一大段表彰。在文坛崭露头角的路遥，生活中也找到了浪漫的爱情。他与北京知青林达相爱了。他们的爱情很浪漫，也很纯粹。

罗兰有一句名言：

爱情是一种力量，它可以使一个人得到鼓励和激发，而更有创造性，更有冲力，也更爱这个世界。林达对路遥的爱，也是这个意义，坚定了路遥成就事业的决心和勇气。

1976年8月，大学毕业的路遥被分配到陕西省作协主办的文学刊物《延河》担任编辑工作。

从此，他有了接触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陕西著名作家的机会。他把柳青当做自己的导师，学习柳青在创作上的严谨态度和写作技巧，同时学习他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的情感。路遥从黄土地出发，走向他期待已久的文学殿堂，也收获了爱情的喜悦。

1978年1月在家乡延川县路遥和林达结婚了，不久生下女儿路远。女儿的降生，让路遥才思喷涌。

1980年，路遥发表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并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这如一场久旱的甘露滋润他的心田，让他更自信，更坚定，不甘人下的精神支撑他向更高的目标前进。路遥失踪十多天，人们再见他时，已不成人样，满嘴燎泡，眼睛红红的，好像一个久病的人。谁也想不到，仅仅二十一天，十三万字的中篇小说《人生》诞生了，主人公高加林的原型就是路遥。小说发表以后，在全国引起了轰动。路遥家喻户晓，电话不断，信件像雪片一样飞来。

1983年3月《人生》获《当代》中篇小说奖，同年7月又荣登第二届中篇小说优秀奖榜首。他牛马般的劳动，终于得到了回报，也感到了人生的温馨。他不拒绝鲜花和红地毯，但也没有被成功冲昏头脑，而是重新投入一场新的战役。他要建造一座艺术大厦——《平凡的世界》。

从1982年开始，他已经平静而紧张地做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他把每年的《延安报》，《人民日报》都翻了个遍，并认真做了笔记。路遥曾说，生活可以故事化，但历史不能有半点似是而非的东西。准备工作非常庞杂。他要写的人物百分之九十是原型，不但要采访，搜集材料，还要亲身体验生活。这样塑造的人物才有血有肉，才能活生生走进人们心里，而不是死的腊像。

1984年由路遥改变，吴天明导演的电影《人生》震动影坛。当千千万万的人抱着不同观点，抱着复杂的心情，纷纷不休地谈论高加林，刘巧珍时，路遥又失踪了，他去了哪里呢？

秋风萧瑟，路遥带上两大箱资料和书籍，带着十几条香烟和两罐雀巢咖啡，告别了西安，直接走向他的工作地——陈家山煤矿，他要在这里体验生活。

在矿医院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开始《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初稿的写作。

快三年了，他像一个孤独的流浪汉，在荒原上漂泊，真正的小说一个字还没写，却把人折腾得半死。现在，他要急迫地投入工作，心绪极为复杂，因为他要一个人进入茫茫的沼泽地。

开头怎么写？写什么？三天过去了，纸篓里堆满揉成团的费纸。连头都开不了，还写什么长篇小说？他开始质疑自己。他在房间里不停地转圈圈，走，走，走。他想起列夫·托尔斯泰的话，“艺术的打击力量应该放在后面。”他平静地坐下来，顺利地开始了，“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

工作的列车开始启动，他不顾一切地向前，辛辛苦苦准备地材料，参考资料都发挥了重大作用。无比紧张的工作和思考，一直到深夜才能结束。凌晨，万般寂静中，他从桌前站起来，眼冒金星，脚痉挛得挪不开脚步。不知从哪天起，晚饭后，他都要到外面散步半小时。暮色苍茫中，路遥穿着土黄色风衣，从矿医院出来，沿着小溪边的土路，向一条山沟走去。一路高歌而行，手足舞蹈。他最爱唱电影《人生》里的陕北民歌《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

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

一对对毛眼眼照哥哥

……

路遥唱得生动感人，唱得真实真切，唱得心醉心碎。写作中最受折磨的是孤独，忧伤也会随之而来。他已经在这深山老林里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很久没和任何一个人说过话，孤零零地呆在房间里，做伴的只有一只老鼠。他有时站起来，望着窗外清寒的明月，长长叹一口气，又坐回桌前，回到那群

虚构的男女之间，用心灵和他们对话，流着辛酸或者幸福的泪水讲述他们的故事。有时候夜半更深，突然从远处传来一声火车的鸣叫。他停下笔，急切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披上外衣，在料峭的寒风中飞快地走向火车站，他要接一个臆想中的人。这里静悄悄的，除了山一样的煤堆，一辆没有气息的煤车，一个人影也没有。他悲伤而惆怅地立在铁轨上许久，抹去眼角的冰凉，对自己说：“我原谅你！”掉头又走向自己的工作室。

终于要出山了，元旦即在眼前，为了唯一亲爱的女儿，他必须得赶回去。路遥抱着已经写成的二十多万字初稿，和这个煤矿，这个工作间告别，即高兴又难受。最让他担忧的是，初建的这个大厦地基，能否得到承认呢？路遥意识到当时文坛对传统现实主义的作品，不是那么青睐。他辗转好几个编辑部，都以各种理由退稿，最后由谢望新主编的广东《花城》杂志发表，但这部书仍被冷落。这对路遥打击很大，还能继续吗？既然选择一条艰难的道路，就要不断自我检讨，自我改进，没有放弃的理由。

第二部第一稿的写作随即开始。这次到黄土高原腹地中一个十分偏僻的小县城去工作。正是三伏天，这里却凉爽无比。这一部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路遥动用了所有的库存，比第一部写的好，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安慰。

他去西德访问归来，投入第二部第二稿的工作。由于巨大的精神支出，加之开水泡蒸馍的清贫生活，让他几乎完全倒下了。抄写稿子时，斜着身子勉强用笔来写，纯粹靠一种精神支撑。这种狠劲，来自父辈身上那种在黄土地刨挖的精神。拖着虚脱的身体，他又回到故乡。吞咽了一百多副中药，身体稍有恢复，就急着为他用血汗建筑的艺术大厦封顶。最后的冲刺，精神高度紧张，完全处于燃烧状态，背水一战，在此一役。

1988年5月25日，平平常常的日子，他为全书画上一个句号。不知什么原因，从桌前站起来，把手中那支圆珠笔从窗户扔了出去。

而后去了卫生间，看见镜子里憔悴不堪，两鬓染霜的自己，用脚踢开卫生间的门，放声大哭。

多少伤心委屈，多少孤苦伶仃，多少不眠之夜，多少……有谁能懂？一个人，一生要完成一件重大的事件，必须有宗教般的信仰，和初恋般的热情，才能做完它。

耗时六年的百万字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全景式反映了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小说时间跨度1975年至1985年，刻画了近百名各阶层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走过的曲折道路。

1991年3月9日，在四年一度的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中，小说《平凡的世界》以榜首位置，直抵中国当代文学最高峰。这是一部具有内在魄力，博大恢宏的史诗般品格的现实主义力作。

1992年11月17日20分，路遥因长期艰辛的创作积劳成疾，终因肝硬化、腹水引起肝功能衰竭，在西安西京医院猝然离世，年仅42岁。中国文坛上，一颗璀璨的星，从天宇间陨落。

他的名言，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早已广为流传。

今天我们从这位英雄身上汲取精神元素，以增加自己骨骼的硬度与灵魂的光泽。他与命运抗争的精神代代相传，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走向成功。

（二）获奖感言

路遥在小说《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写下了《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一文，以表达自己认为的作家与读者的关系、作家与生活的关系。在话剧《路遥》中也曾有这样的台词：“我们的写作，索性直接面对读者。只要读者不遗弃你，你就有存在的价值，读者是真正的上帝！”“我们在稿纸上的劳动与父亲在土地上的劳动其本质是一致的，因此，这劳动就是平凡的劳动。在这平凡的劳动中，我们有责任书写普通人在走向新生活过程中的艰辛与痛苦，而不仅仅是到达彼岸后的欢乐。”如今，在多元化的审美环境之下，我们更应该深入思索这一话题，从中获得新的感悟。

路遥《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全文如下：

我感谢评委们将本届茅盾文学奖授予我和另外几位尊敬的同行，就我个人而言，获此殊荣并不平静。毫无疑问，还有许多朋友本应该当之无愧地领受这一荣誉。

获奖并不意味着一部作品完全成功，因为作家的成果不仅要接受现实眼光的评估，还要经受历史眼光的审视。

在当代各种社会思潮艺术思潮风云涌的背景下，要完全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从事一部多卷体长篇

小说的写作，对作家是一种极其严峻的考验。你的决心，信心，意志，激情，耐力，都可能被狂风暴雨一卷而去，精神随时都可能垮掉。我当时的困难还在于某些甚至完全对立的艺术观点同时对你提出责难不得不在一种夹缝中艰苦地行走。在千百种要战胜困难中，首先得战胜自己。

但是，我从未感到过劳动的孤立。许多同行和批评界的朋友曾给过我永生难忘的支持和透彻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我深切地体会到，如果作品只是顺从了某种艺术风潮而博得少数人的叫好但并不被广大的读者理睬，那才是真正令人痛苦的。大多数作品只有经得住当代人的检验，也才有可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那种藐视当代读者总体智力而宣称作品只等未来才大发光辉的清高，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因此，写作过程中与当代广大的读者群众保持心灵的息息相通，是我一贯所珍视的。这样写或那样写，顾及的不是专家们会怎样说，而是全心全意地揣摩普通读者的感应。古今中外，所有作品的败笔最后都是由读者指出来的；接受什么摈弃什么也是由他们抉择的。我承认专门艺术批评的伟大力量，但我更遵从读者的审判。

艺术劳动应该是一种最诚实的劳动。我相信，作品中任何虚假的声间可能瞒过批评家的耳朵，但读者能听出来的。只要广大的读者不抛弃你，艺术创造之炎就不会在心中熄灭。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对中国乡村的状况和农民命运的关注尤为深切。不用说，这是一种带着强烈感情色彩的关注。“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土地爱得深沉……”（艾青）是的，生活在大地上这亿万平凡而伟大的人们，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决定着我们的现实生活和未来走向。那种在他们身上专意寻找垢疵的眼光是一种浅薄的眼光。无论政治家还是艺术家，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才有可能把握住社会生活历史进程的主流，才能使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具有真正的价值。在我的作品中，可能有批判，有暴露，有痛惜，但绝对不能没有致敬。我们只能在无数据胼手胝足创造伟大生活伟大历史的劳动人民身上而不是在某几个新的和古老的哲学家那里领悟人生的大境界，艺术的大境界。

《平凡的世界》对我来说已经成为过去。六年创作所付出的劳动，和书中那些劳动动者创造生活所付出的艰辛相比，不值一提。但是，我要深深地感谢《花城》文学杂志社及谢望新，《黄河》文学杂志社及珊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部及叶咏梅，特别感谢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及本书的责任编辑李金玉，他们热情而慷慨地发表、播出和出版了这本书，才从书中的故事又回到了创造这些故事的人们中间。

（三）《平凡的世界》节选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每天都要发生许多变化，有人倒霉了；有人走运了；有人在创造历史，历史也在成全或抛弃某些人。每一分钟都有新的生命欣喜地降生到这个世界，同时也把另一些人送进坟墓。可是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的变化是缓慢的。也许人一生仅仅有那么一两个辉煌的瞬间——甚至一生都可能在平淡无奇中度过……不过，细想过来，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即是最平凡的人，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这些平凡的世界里，也没有一天是平静的。

一般说来，包工头不喜欢要上过学的农村青年。念书人的吃苦精神总是令人怀疑的。

但读书的愿望一下子变得如此强烈，使他简直无法克制。他思谋：能不能找个办法既能读书又不让人发现呢？只有一个途径较为可靠，那就是他晚上能单独睡在一个地方。

回到“新居”以后他点亮蜡烛，就躺在墙角麦秸草上的那一堆破被褥里，马上开始读这本小说。周围一片寂静，人们都已经沉沉地入睡了。带着凉意的晚风从洞开的窗户中吹进来，摇曳着豆粒般的烛光。

这时，天已经微微地亮出了白色。他吹灭蜡烛，出了这个没安门窗的房子。他站在院子里一堆乱七八糟的建筑材料上，肿胀的眼睛张望着依然在熟睡中的城市。各种建筑物模糊的轮廓隐匿在一片广漠的寂寥之中。他突然感到了一片荒凉的孤独；他希望天能快些大亮，太阳快快从古塔山后面露出少女般的笑脸；大街上重新挤满了人群……他很想立刻能找到田晓霞，和她说些什么。总之，他澎湃的心潮一时难以平静下来……